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旣師壘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退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

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反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

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已非驚懼而反此略答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子

曰惡乎驚

疏重問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而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

臥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

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覩其容觀

說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解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爲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謀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

人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堯

牛集八
四上四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整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爲物標杓使人敬貴于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爲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爲利既薄權亦非重倘能故已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僞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已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歎善哉

汝處三人將保汝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辛

牛集八
川上

疏舊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爲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履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平願立其間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願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迎賓客人也御寇聞師久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
慙惕不暇納履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
嘗弗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日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賴光晦迹必爲物所歸
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亦非虛言宣止所請無勞
餅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顯迹于外故爲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入

卷

牛集八
卅三上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來感已必有機來
感而後應不勞豫出異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而後起率其本性搖而應之滅迹罔
端有何稱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過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爲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惟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于人盡爲
鴉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獨曉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惟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
能而任以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爲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因弊惟聖人汎然無
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引上

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爲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裴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裴地學問
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尙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父黨小兒遂助于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旣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精誠之至故死爲秋栢之實

疏閩何也秋栢勁木也父旣助翟而緩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子父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爲墨者我之功力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四

何不看視我爲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爲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爲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于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瞿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惟
墨瞿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
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
其倫也

疏言緩自恃于已有學植之功異于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
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于斯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州三

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
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

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愚
嗟乎世人迷惑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
矜之以爲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
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爲喻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其間也

疏觀經之迷以爲已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爲已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已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爲聖人也

道德經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八

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眾人也

疏學已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象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之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

言辯斯未離于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聞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往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違功

疏姓朱名泙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聲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爲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不必故無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注疏八

卷一

牛集八

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爲對執理不必爾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

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苟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舉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爲

倣精神乎蹇淺

註昏于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爲遺問徇于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跋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倣形爲之累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老子

牛集八
卷八

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塞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于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大清

註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不離本故雖

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悲哉平汝爲知在毫毛

註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葛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偃王使秦應對得所秦王愛之遂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卷六

牛集八川入又

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履以自供頸項枯槁而顙顰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還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矜夸莊子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還榮也

疏癰痔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

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高遠情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爲卿相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過高迹于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其毛彩百姓旣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旣失性仲尼何以安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堯

牛集八
三十三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眞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儀喪其眞性也從事華辭以文爲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聖迹旣彰令從政任事情僞辭華析派分流爲憲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妄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

僞黔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以華僞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心中也

疏後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可安哉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良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宣相效則失真此卽今之見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入

牟

牛集八
注疏入

疏彼百姓也汝良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宣若將汝所宣與百姓不可也

予頤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疏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誠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况士君子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全

牛集八
川又三

疏夫能施求報商賈尚不齒理況君子士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于物事不得不齒爲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檼楚桎梏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羅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

註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且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惟眞人哉

道藏釋要

南華眞經

全

牛集八
卷之六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疏愿慤眞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眞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懷而達

疏懶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緩有緩而針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緩緩也釤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緩亦有外形寬緩
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爲難知耳未爲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熟逃火雖復難知未爲
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忠信斯彰咫步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才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入

卷

牛集八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愿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餽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注疏八

卷八

牛集八

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夫鄙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意氣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爲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爲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爲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爲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僥幸甚矣及具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疏率心爲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爲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謂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爲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金

牛集八

註毗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毗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爲是不同已爲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爲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恣媚也髯鬚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

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因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之八
牛集八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讐隙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肖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餘真性虛照傀然縣解

無係戀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不厭其長久以爲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佳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分懷耳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疏錫與也穉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全

牛集八
川二十一

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爲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領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鑿粉矣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

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

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有非常之貴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有驕稱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

珠邪餘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擬享宗廟曰犧也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犧其可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八

卷一
牛集八

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間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爲孤犧不可得也况

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遁之土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爐冶而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鳥鷺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眞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眞經
注疏八

卷

牛集八
川上行

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爲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疏明則有心應務爲物驅役神乃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哉

疏夫忘懷應物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妄如此深可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八